

花  
當  
閣  
業  
談

花當閣叢談卷五目錄

蔣御史

選宮女

呂秀才

李通判

楊知州

龍異

書乙未事

金潮

金憲副

顧尙書

焦布衣

趙處士

二丐

召覘

戚編修

于忠肅

馮副使

獅子

妖術

神仙太守

集福菴

陸遠

沈同和

書癸卯事

花當閣叢談卷五

蔣御史

蔣御史子脩

名欽

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

上疏論時事

方夜屬草燈下有鬼聲子脩自念此疏一上且撥奇禍  
彼鳴者得非吾先靈覆念後嗣欲尼吾事乎因起視曰  
倘是我先人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子壁子脩  
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  
亦均於不孝矣卽死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  
坐逮被杖創甚而卒天下傷之

邨老曰此事見陸粲庚巳編今人訛傳爲楊忠愍公  
事非也或楊亦有此報未可知

邨老又曰常聞御史初自某縣令行取至輦下於時  
同取者凡十有七人悉集宗人府前候吏部投文其  
中一人偶行遊廊下看諸國初板榜不覺入深比投  
文則十六人者皆入而其人遲不及也入者各得授  
科道其人獨沉困數月方得授某部主事衆共以命  
數來慰其人亦自以爲命也而安之未踰年劉瑾用  
事弄權科道官交章論入瑾怒取旨俱被重罰或遷

或謫御史逕死杖下獨授主事者蒞官無險馴至高  
品則一時之得失真同宋人之白犢哉

### 選宮女

天啟元年民間訛傳朝廷命內臣刷取各省女子充宮  
娥一時民間爭相婚配各務苟合不問良賤唯以得夫  
爲幸有司知而不禁閱兩月始定先是民間有謠言云  
萬歷四十九女子賤如狗神宗於四十八年已賓天光  
宗卽位不踰月崩今上卽位改元恰四十九年也追憶  
隆慶二年曾有此偶覽田藝衡留青日札載此甚詳與

今日光景前後若一因錄之

田藝衡曰隆慶二年正月元旦大風走石飛沙天地  
昏黑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  
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  
民間訛言朝廷點選秀女自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  
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婚嫁不及擇配東送西  
迎街市接踵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黑夜潛行  
惟恐天曉歌笑哭泣之聲喧嚷達旦于里鼎沸無間  
大小長幼美惡貧富以出門得偶爲大幸雖山谷村

落之僻士夫詩禮之家亦皆不免時偶一大將官抵北關放砲三聲民間愈慌驚走曰朝使太監至矣倉忙激變幾至於亂至十三日上司出榜嚴禁猶不能止真人間之大變也未幾而知其僞悔恨嗟嘆之聲則又盈於室家然亦無及矣愚民搖惑此甚可笑也此風直播於江西閩廣極於邊海而止又何其遠也一富家偶雇一錫工在家造蠟器至半夜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門擇人乃呼錫工急起急起可成親也錫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搓摩兩眼則堂前燈



燭輝煌主翁之女已豔粧待聘矣大出不意又一家  
相約一人黑夜送女往則巷門鎖柵未啟情甚極矣  
門內一賣豆腐者曉起磨豆見之偶無妻室固不肯  
啟鑰強要而成親女父懼天明又見其人少年嘆曰  
亦得亦得卽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家及送女往  
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去者爭之皆  
曰奈何奈何女父旣極曰吾女亦當送君爲副室也  
於是三人同拜遂得二妻焉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  
入京於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人一民家母女二

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守制二十年  
幾四十五六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未嫁至此不  
得已母東女西各從其人哭別而去此又大好笑事  
也時童謠曰正月朔起飢頭風大小女兒嫁老公又  
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  
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語去風流因憶大元後至正  
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隄陂爲  
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江南  
人家男女年十二三已上便爲婚嫁六禮旣無片言

即合其始終皇迫之勢陶九成紀之與今吻合時吳  
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  
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嫦娥不嫁人又有人集  
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其君今  
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余則改之曰白日荒張  
夜又深只消一刻換千金大家今夜不得睡明日池  
塘遍綠陰蓋與爲風命令之象又爲少女風自火出  
故元曰先火而災及家人傳曰四氣皆亂故風又曰  
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

呂秀才

嘉靖二年邑庠生呂玉家五渠村一日入城值微雨其家前庭有廢屋基忽雲中二舟各長丈餘墮廢基上行舟人皆長二丈餘紅帽雜色襦袴手持篙往來行甚疾玉家塾中書生十餘人悉驚趨視之舟人引手前掩書生口一時口鼻皆黑噤不能語俄見舟中有一人擁衛如尊官結束如居士與一僧同起居久之雲擁舟起而呂氏有祖墓在牆外里許舟復墮其中舟旣去書生口鼻亦悉如故然越五日玉以暴疾死

李通判

李通判

名

天順壬午舉人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方

行酒忽衆客巾帽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  
飛鳥時楊弘載知州亦在座拱手祝曰若何神也而以  
冠裳爲戲乎祝已巾帽仍復本人如故又一日邑人楊  
潤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門外而言事於堂上語畢  
出取傘則已失傘矣遍求之不得更歲餘其家一故櫃  
封識已數年偶發之傘在焉然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  
之

楊知州

楊東溪

名景泰

甲戌進士少爲諸生嘗齋詔至福山巡

司例有款贈銀五兩而同行者又二生則皆學中霸儒也盡取之止以款筵食品送楊公公不平其地濱江公獨步江干濯手口有恨詞而二人者徐躡聽之從後遽推楊公入水公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也此銀久爲波浪洗嚙光潤瑩白傳玩可愛稱之亦正五兩人其駭異

邨老曰余友袁都督

名世忠

身長八尺人以其長也且

多膺力號之曰托天家貧無行落拓好賭日寄食於  
人一富家子以白金六兩托完稅限竟持入賭場一  
擲而盡追比者急如火富家子亦遣人多方物色之  
袁既極乃解其所衣白袷就肆中沽酒飲極醉意欲  
雉死於邑西山之清風亭無人處甫出肆門搜於巷  
口見地中有一囊污溝中以足蹴之頗重拾取視之  
乃白金一錠持往秤之正得六兩旋用完稅後以武  
進士第二名官至都督僉事

龍異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龍見於邑之西北一白龍目  
如雙炬玉光閃爍前有二黑龍差小若前導者由大墅  
橋東入於海所經民居牛馬柱礎磨之屬悉飛蕩空  
中行人舟楫俱掀至半空而墮墮下者自言如在夢中  
初不自知也有僧結一佛堂在水之南僧偶出雨霽僧  
歸而佛堂徙於水北壁落如故而封鐫宛然

### 書乙未事

延陵秦方伯

名耀

雲間喬憲長

名懋

太倉王尚書

名貞

富

乙未歲吳人以關白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



而元美仲子士驥耀弟燈懋敬子一琦俱自負貴介又  
王能文章秦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往來出入  
狹斜酒中大叫目中無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  
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平  
竄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  
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時時投刺富人大  
家曰吾曹欲首事靖島寇貸君家千金爲餉富人懼焉  
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輒口咄咄曰爾爲我  
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勦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

在得金姑爲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  
常佩劍出入以爲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羣言  
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爲叛事聞巡撫朱鑑塘檄有  
司分摛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爲妖言然鞠之皆  
無實其後論趙州平及秦大辟王成喬配已而江南人  
言其無實以爲寃竟成疑獄久繫元美家有所養名胡  
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客頤忠每說明皇  
宋太祖我朝武宗輒自稱朕猶寡人稱人曰卿等以爲  
常然直戲耳士驕每攜忠酒樓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

笑而閭閻乍聞者輒亦曰彼且天子自爲以是并爲王  
罪至收之囹圄之中此其情固非眞目之叛目之妖言  
固過然亦由秦王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匪類以至於  
此

### 金潮

金潮者蘇市人也曾割股愈父疾久之父以他疾亡潮  
泣血廬墓三年已奉其母居吳市沽酒爲業酒甚美羣  
稍羸則爲賈睦州令其妻當釀以奉母妻性悍與姑不  
相中乃佯疾而委沽事於姑姑亦畏婦悍不能辭也日

坐鑪頭婦乃得與武康人私慮姑覺陰謀去其姑武康人曰某鄰有爲子擇保母者曾托我若能計誘之卽以輕舸送往可也婦許之武康人舟至婦使人給姑曰若子出買某州有訟事被繫欲得母爲解令我以舟來婦佯哭曰我年少有姿不應從男子行因出囊金一錠令姑速往姑心急其子輒下船榜人速發姑叩所往不應姑甚疑明抵一村家風景門戶頓殊吳中始知爲婦所弄頓足叫號欲死舟師慰之曰某主翁不過欲屈媼作保姆某家耳某家溫厚當不失所人生良難卽死徒快

逆婦腸耳媪感悟拭淚就某家撫二兒主母亦甚憐媪  
歲時衣食不乏且脫惡婦之手竟忘家矣媪既去居久  
之子客歸問母所在婦詬之曰好兒子娘向別人討耶  
子大號泣問諸鄰曰某日扁舟似從吳江路上去矣其  
子乃不解裝卽從吳江至睦州佯作募緣道人徧諸村  
落經年不得號泣欲死夜夢有人語之曰若母在武康  
山中某家旣寤卽往行三日過一村見一媪就石搗衣  
疑其狀貌不覺心動諦視之則母也相持痛哭母語以  
故且曰婦在吾必不歸百年後累汝一盂麥飯南灑耳

予曰母但良食我至家處此婦卽來載母耳至家畧不言故與婦語笑無間但托言有陰疾不內宿一日謂婦曰汝欲燒香天竺值我方暇過三日不得矣其妻歡然東裴明曰攬衣下船居一日抵一山中妻始覺謂夫曰此豈天竺道耶夫給之曰此間道也已夫上岸謂妻曰我先起置章疏岸上多惡少年勿得露面婦人許諾至主人門主人他出矣有郎弱冠少年謂之曰尊君所置老嫗實下人母今病不能役願以少而美者易之少年欣然曰少而美者得就見乎潮曰可幸出我母於門以

便相易少年許之已至舟中攜婦到門婦見姑卽長跪  
伏罪潮語之曰汝當留此善事後人少年亦見婦人顏  
態喜不自勝曰暫留若室以待嚴君命若先奉母歸可  
也潮乃攜母至家自恨出賈致母受辱絕足不出門朝  
夕上食甚謹踰旬月更娶一婦與姑甚相適

### 金憲副

濱崖先生

名應龍

郡人謝憲副歸閉門著述不通守相家

居數年有司莫識其面久且忘其名姓郡守王道行至  
謁之三不與見再往必欲一見公曰是不可爲泄柳矣

乃開戶入守守坐久主人不出問其故曰貸衣冠耳守  
大笑顧侍者解去已衣曰烏用冠服爲哉憲副乃便服  
出與談竟日並不及私人兩賢之年近八十家壁立手  
不停揮日食惟糕一二片或腐湯一盞經月不知肉味  
與張伯起兄弟交寓兩家園亭或經年不歸以粗糲進  
則食之間盛饌則不嘗也臨沒語其子曰我平生雖貧  
未嘗輕貸人一金惟借張幼于名牧書二篋亟還之

邨老曰余嘗於內伯兩張家得侍先生先生頎而皙  
布衣芒屨敝幘半油漬然望之若蒼松若翠竹凝然



穆然飄飄塵壒外人也今之登進士冠側注而營營  
逐逐俯仰當世甘爲夏畦而不赧顏者豈心甘哉取  
物自潤遊乎其內若犬馬之仰沫不得不依人以自  
汗下金先生真威鳳祥麟無求無欲名可得聞人不  
可得而見者哉六十年來吾未見其儔矣

顧尙書

華玉尙書

名璘

吳縣人國初以匠作徵隸工部因占籍爲

上元人致中丞事家居無事縱遊山水於屋室後築息  
園內有載酒亭以待問字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

至解帶密室茗椀鑪香談農圃醫藥事恒移日晷久之  
文譽籍甚四方士輻輳戶屢常滿不三日卽張筵令教  
坊樂工以箏簫佐觴高論雄辯音吐如鐘四筵驚聽莫  
不豁然若披霧開雲每發一談樂聲中闕談竟樂輒復  
作人以爲風流豪也丁酉再起以副都御史撫湖廣行  
部所至首試諸生時張公居正方年十四公擢之冠錫  
以金帶曰若他日圍玉不止此第以我所服相贈見我  
心耳又曰他日作相無富貴心無富貴氣則賢相矣仍  
以白金數錠周其父曰善視此子已升工部尙書大學

士嵩素慕公設酒邀款陳席中堂自居北面左偏公竟  
坐不請主人相對已行酒公持盃曰太寒更進酒公又  
曰太熱主人執禮愈恭而公指顧揮霍自如居旬日嵩  
復延公先於曲室小坐中懸一畫乃吳小山所圖唐人  
月明千里公曰此贗筆也真蹟藏我鄉倪某侍賓問可  
覓否公曰倪甚峻嶒寧以珍玩媚貴人出登席優劇滿  
庭盛粧以待公命從人勞金一鑲卽令麾之去曰此輩  
喧聒可厭嵩父子大沮喪已談次嵩言姑蘇文徵仲往  
自言未嘗一出河上及余過蘇特往造亦竟不報謁此

待他人則可待不肖則恐未安公曰此所以爲文徵仲  
若他人不謁而獨謁門下惡成其爲徵仲嵩默然公素  
落拓高視濶步遇時貴人傲然不屑意及遇素交後進  
曲躬罄折無不得其歡心

### 焦布衣

焦白淮南人寓吳中倜儻有奇氣隱海上以詩自適家  
貧甚採橡實自食有富家子以數幣求學詩白不受富  
家子強投之候其去竟委之道上又有邵布衣亦淮南  
人

趙處士

趙樞生字彥材郡人按察副使伯京先生子十歲卽應  
有司試文藻翩翩旣而以諸生應都試見扞擻士呵辱  
諸生太息曰待士也賤若此吾寧被髮入山耳安能受  
有司塗炭耶遂謝去博士家言曰嗒焉坐一室室無他  
設僅一几一榻及黃庭楞嚴數卷而已終日閉戶不接  
俗客惟支頤吟咏所衣布衿歲久敝則緝之不勝緝則  
疊疊下垂蹙蹙草屨足趾時出外不顧也日不食肉亦  
不用庖者支釜屋下躬取醬醯尊蕨手芍藥之忻然果

腹窗前蓬蒿高丈餘不令人剪曰吾以當佳卉名草也  
故人親戚有所稱貸傾囊相給了無吝惜當其匱乏無  
以應客則慘慘不樂諸郎君識其意屢以阿堵續之公  
旋手施與不爲毫髮計留常嘆曰我日用僅赤仄十文  
雖黃金高北斗何需哉惟是以拯危救殆亦一樂事也  
有子宦光字凡夫

二丐

蔡乞兒在燕市三十年垢面露體糟糠不厭忽得遺金  
百兩懸書於市以訪失金者或認焉問其數不合拒之

有強欲奪者蔡曰吾頭可斷金不可得埋之越數月不得主未嘗取視一日過橋有夫婦爲伍伯所拘相號泣詢之曰負富室子錢踰百鬻產鬻女猶未足今且詣官蔡曰是固我熟識者吾爲若居間乃走謂富人曰公生計甚厚奈何侵窮民設二人遽朝露無論王法天道謂何伊負百緡耳請寬其三十緡餘則我代償可也富人諾之遂往埋所取償如數富人媿曰若行德而使我放利何以戴目稱丈夫受其母錢五十金貸其息夫婦泣謝去蔡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五金如數贖其女以還

餘十五金市木棉與其儕均分身不多銖兩。又有焦存兒民家女也生而瞽年十九主者棄之丐於市夜棲鋪舍羣乞欲犯之以死拒曰薄命鄰死心不死也敢更犯淫以辱父母耶中貴曾朝閔之擇一瞽兒配焉從夫習唱齊丐於市踰年夫死中貴爲葬之使再耦存兒痛哭曰吾學夫唱以乞食忍以其唱其他人食乎竟不嫁曾結之舍與一跛媼共居聞男子聲輒避匿終其身

### 召乩

召乩之術作者甚多然其傳授亦各不同余少時亦深



好之茅道人曾授一書大率用魁魍等七星作符焚之  
爐中仙卽隨運而至不至則書催符一紙焚於地上以  
足踢之無不立降有所祈請隨問輒答然未有神於近  
年所遇范陽生者陽生名復郡人自言文正公之裔爲人  
恂恂藹藹可愛亦能詩其術以煉乩爲主香燭素供俱  
不用止焚一符於乩端問者不用通其款曲向乩默禱  
乩卽自答雖其驗否未必然所問事百無一謬也應召  
者多是唐李長吉詩喝韻卽成精思奇韻絕似長吉口  
吻嚴道澈以長律謁之用先天仙絃五韻手書而封

識至則置於爐旁詢曰大仙知所封者何事曰五十六  
字詩也復詢曰旣知爲詩能步韻相答乎曰可運筆如  
飛道澈忽自念曰落句舡韻不安默改二句作絃韻訖  
已作過六句忽停筆曰舡韻果欠安余請先舡而後絃  
其神異如此一友人問之曰公旣爲李先生其投溷諸  
作尙記憶否何不傳播於世以示永永曰可筆不停運  
凡三晝夜可得數百首每至天暝時輒云暫別明日早  
來余所鈔者其散失之餘也全本在姪倩張家又  
有思字韻百首亦多奇句行

走馬

天廐逃出火龍鼻渾身

祝融一塊色金鞭挂却珊瑚鈎玉勒斜拖雲母石長嘶  
高風天地老踏死平原翡翠草偶臥崑崙第一坡誤破  
胡兒珠索倒夜光售與長安家八寶玲瓏騁日斜狂風  
刮地連山暗不見疎林聽老鴉鄭公子美  
人吹簫行芙蓉笑開筓  
尖玉吹破瀟湘一片竹鳳凰叫雲落綺筵月哭秋荒驚  
鳥宿滿座桃花醉起舞踏破庭中象皮鼓簾櫳半月水  
晶珠鮫綃帳底青珍苦君莫  
醉君再莫醉前途恐睡我有  
青鋒試與君教人鬼哭亂蒿墩白狼河水腸應斷青塚  
魂銷幾度聞虞姬別  
垓下歌垓城下九里山楚歌淒斷美人顏

奈何奈何天奈何半鈎月出紅銷羅悠悠魂魄歸何地

前路長亭芳草枯

笑出門

提長劍步出門日色西行天昏

昏老鴉點枯樹明月挂疎村大嘯玉洞倒立山飛黃猿

流水響衣袂仙人對我言丈夫箇箇爲青紫不向深閨

拭淚痕

有人從湖中來攜數種蘭惟青者爲最絕於是諸葛混諸君各賦賀亦賦四章

瀟湘一

片石不道于竿竹秋月碧如水浸出草頭玉九畹香

飄月清容媚春風佳人休得佩碧透玉玲瓏建水飛

蝴蝶湘山哭杜鵑芳神莫將笑清風香畹烟一種君

山草持來上國香翠開朱樹月清襲綠紗窗

古大梁行鄴城

下漳水悠魏公子于金裘哭月寒溝秋復秋東流不見

信陵君亂山啼鳥空林笑落日塵橫幾度春

平康美  
人歌

巷

悠悠榆樹秋秋月出上青樓門前車馬來少年下馬開

簾聽管絃輕將雲母屏生烟坐點梁州序一篇曲聲飄

入于規天味之未終春可憐滿斟楊柳醉娟娟洞房秋

水珊瑚船翠鎖琅玕眉黛妍桃花散處綠香筵君不見

古來傾國亡家者都入氤氲一種仙

長夜  
歎

兔子長生雞

人死短檠無光綠窗裏霜風成羣走庭下頻頻扣門弄

空水夢清夢淺不知處巫峽瀟湘千萬里淚泊鴛鴦枕

上魂心碎靈犀向誰語綿綿此夜恨無期誰道時光疾

如駛

玉兔逃

秋江萬里芙蓉屋夜深逃出廣寒音韻韻銜

來宮裏香晶晶帶落杵頭玉罷織嫦娥心碌碌走向君

山化湘竹神州九點烟霧生太陰真人夜號哭

長安春

走

馬誰家子驚塵踏向新豐裏曲江桃花醉落霞樂遊原

望漢劉家引農甲第連雲起太尉文章空歲華東風掠

紫燕飛入昭陽殿傷心賦月團莫待羅衣換故故長安

二八女三三五五等芳去碧水灘頭多古墳金尊綠蟻

澆路人夕陽縮却枯松樹車馬東歸各自分

答韓禮部

黃口

飯不饑被衣知華美春風朝忽吹移我門前李高車苔

草痕幽居花鳥死忽沐冉東皇開窗誦書起長劍崑崙

一片月扶桑萬道光天中舞長河斫落星斗芒飛雲片

片解乾坤亦驚荒北邙山下野鬼鬧啾啾不敢啼高堂

崆峒何必能人倚羞殺莫邪爐內霜宿許黃金花下明

月綠一曲秋水美人竹愧死芙蓉淚眼銷夜深不敢清

江宿晚涼南林逗秋雨葉底咽高蟬輕羅撲螢火飛入

紅蓼天九疑扁舟西向九疑烟兩岸桃花泣杜鵑好似

武陵山裏去碧雲紅雨散瑤天眾云聞大仙歸天作白王樓賦乞譯出傳世曰

余且譯賦  
後尾詩

氤氲堆裏丹鳳闕虛無殿外白玉樓紅虬素

鸞鳴呦啁仙班風韻香霓旒丁丁環珮西池頭寒光奪

目姮娥羞粉黛雲英色自浮長河雪浪空中流太白真

人顏貌愁冰壺虛閣冷清秋瑤空飛花九月幽姑射山

梅飄飄點瀟洲銀屏風下粉繡毬藍田採得萬片耀飛

構拿將朏月作簾鉤 醇瓊醴宴空簇梨花楊花瓊花

風颼颼羊脂象肚嫩且修龍肝鳳髓事事由交梨火棗

元圃求霜桔雪藕天池留黃金巨竿三唱酬鈞天律呂

聲悠悠侍女扇開龍燭休將軍鉞起錦袍收鶴翔鸞翩



墀外游騎夫車使花下倚擁臂拍扇默默佇兩眸時當  
去去聞天候須臾辭駕登雲乘霧或攀虬歸宮歸洞或  
登舟人問不知幾番滄海遷成邱聊吟章句樂聖舟

柳

詩春色依依魂夢綠向人牽恨情難續可憐雙燕語東

風無奈飛花堤畔哭開簾風雨淒銀燭中夜牽情樹

底綠千縈萬縷繫愁腸短夢長吁夢中續東風一夜

吹紅燭柳眼窺人淚珠綠幾番牽恨到章臺回首掩袖

眉顰蹙湖上依稀春恨獨翠眉半鎖青雲綠幾回愁

緒泣東風偏惹王孫游未足玉門關外絲絲續音塵

隔斷天涯牘塞鴈銜將鏡裏霜愁心日向高樓哭長  
條誰折春光綠美人睡起心思哭秋爲關情感物華千  
迴萬轉絲絲續一曲漁歌山水綠漁村處處春風熟  
牧童斜臥夕陽橫笛裏淒淒過南谷春園晝暖聞書  
讀枝上啼鶯聲斷續閉門靜閉日無聞青草池塘牽夢  
足似欲垂絲繫黃犢綠藏啼鳥春江曲日送征人楊  
子船天涯游子心難續昨夜未央宮裏宿幾被飛絲  
驚夢熟試將蓮炬照青青長條已向他人束

邨老曰常聞有召乩者既降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

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客曰公乃  
武安王耶復書曰諾客曰聞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  
至此又書曰赤兔騰霜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  
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亡最有靈又有洞賓降壇者  
詩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爲佳侶清風兩  
袖膽氣麤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  
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天秋數着殘棋山月起  
末書曰調踏莎行客請作西湖賦卽運筆如飛筆不  
停綴有云攀碧落之兩峯臥白雲然三竺六橋水流

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

按魚與俱鹿獨宿皆三字一韻

客有戲之

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卽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

書云閨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

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客曰非藏何仙姑三字耶

復書曰然曰然客出一句曰日月爲明分晝夜求之

屬對箕卽應曰此拘於字難對聊對一句曰女生合

姓別陰陽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箕忽震怒書曰仙

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妗自許逢周穆

按婉妗西王母名

姜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鑠蒼蠅

白璧未常磷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夫犬豕人又  
何孟春餘冬序錄云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  
術遨遊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輒召占名仙運乩賦詩  
以客隨所限韻敏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  
廷用往問答曰吾回道人也君乞白岩詩吾當邀李  
謫仙同賦用十六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  
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仙雄  
冰壺倒月色澄徹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霓虹望吞  
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

河通乳泉挂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春風上有神仙  
玉虛子凌風出沒游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  
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胸  
襟礫柯誰磨礪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  
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  
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  
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  
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王弇州史乘考誤云此方士  
者王姓無錫人余猶及見之一禿叟老翁也呼百龍

可頃刻而就蓋借鬼僊售其術耳梁廷用後名宏字  
裕夫亦余中表戚二人實相與謬爲之以欺白岩公  
也若余所見范君則似實有一詩鬼應召者不然何  
以得人意念間事且范君縱能詩諸作亦非其所辦

### 戚編修

編修名瀾餘姚人字文湍以編修服闋上東渡錢塘江風

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  
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  
無懼吾知之矣推窗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

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公卒後車騎騰踴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邱文莊公夫人白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邱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耳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航片櫓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



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  
莊又爲文祭之云於乎文端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  
激切直上薄乎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  
之嗜欲舉不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  
時發驚筵之辯臧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  
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  
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惓惓而交勵奈何命與心違中  
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禩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  
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滌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

至預告以期始知趨避旣而果然幸免顛躓於乎人傳  
君之爲神涖胥濤而享祀卽今所遇而驗之無乃秉司  
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見錄  
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  
金石以爲盟刑鷄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  
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峯跬步有千  
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  
閭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爲操戈之舉落羿不援  
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遑恤況伉儷乎生爲人

也尙然況下世乎於乎文湍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  
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傑之士緬想舊  
游稠人廣會一飯百十鐘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  
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  
淚具別帟以焚燎就宿草以湊醑靈神如在來鑒於是  
不鄙世人之凡言特歆御醢之醇味詩曰幽顯殊途隔  
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  
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  
封酒悵歎雞壇有舊盟

于忠肅

忠肅公名為諸生時忽窗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中卽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身其人大驚悲躍而去乃鬼也扇是蕉葉一片

邨老曰西樵野記言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尹氏邇來尹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

從故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抑欲爲我之副  
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爲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  
裁剪補綴烹飪燔爇妙絕無伍亨甚嬖幸凡相親愛  
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尙書于公  
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華竟不出  
亨命婢督行者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  
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  
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  
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

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  
言罷杳然王弇州以爲此實武三思事傳會于公耳

馮副使

馮定郡人成化中以副使齎捧赴京朝罷逕至宗人府  
府中一井甚大定怒下馬趨至井傍顧瞰拱揖若有所  
問答者從者見之方驚駭定忽解帶置地涌身而入急  
救之死矣

邨老曰此絕類李赤廁鬼事又平南人張輝廣西解  
元景泰元年爲香山教諭忽見官舍中有衣紅人出

而招之輝素有胆氣呵之走上蓮花峯而沒次日會  
飲縣堂與縣爭坐交毆歸而投井死

獅子

張伯起內伯爲余言嘉靖乙丑會試至京師一內相引  
入蟲蟻房看獅子黃色酷似金毛狗尾端茸毛大如斗  
叅之者夷人也名曰獅蠻所居之阱渾鐵作柱復以鐵  
索二條絀其項左右鑱之內相命其放出則先將大鐵  
椿長可六七尺圍徑尺末有二大圈以椿釘入地中止  
餘二圈在上然後牽鐵索出扣於圈上兩獅蠻左右掣

之不令動內相曰取綵毬來一蠻取兩毬至以五色線  
結成大如斗蠻先自戲舞獅見之伏地注目不動若欲  
起而攫之者旋即擲與則以兩足捧之喜不可當玩弄  
不置內相曰欲見其噉物乎則顧從者取一坐犬來犬  
未至數十武卽倉皇驚仆洩便俱下獅亦似有覺者掀  
去毬作猙獰狀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簸簸震動蠻亦大  
忙促來稟曰活生口不可至前恐觸其怒須速令人斃  
犬及死犬至擲與獅舒前兩足擎之吹氣一口犬毛自  
散落若秋風之捲敗葉犬亦軟如敗絮若無骨者伯起



訝問其故內相曰凡物見獅則骨先自酥故其食也亦連骨而食虎則不然遇毛物必用舌舐去毛而後食食亦去骨此獅之所以食虎豹而君百獸也余辛丑在京亦曾入蠭蟻房時獅虎皆無唯一熊絕似焦色大尾犬問其所食曰日供一羊或馬牛猪肉二三十斤問何以無獅曰缺久矣自嘉靖至今無有貢者想伯起所見卽嘉靖時者也

蘇合香卽獅子糞其筋爲絃鼓之則衆絃皆絕其尾爲拂子則夏月蠅蚋不敢集其

妖術

萬歷

年夏秋間吳中忽傳有妖狐能夜入人家迷

惑人至死又善淫人婦飛走變幻莫測其自來又有鐵  
足蝴蝶黑夜飛來抓人遭之者遍體粉碎血淋漓無復  
完膚於是晝夜鳴金擊竹喊聲逐趕無分鄉市貴賤遇  
夜雖盛暑必墜其戶牖不敢輕啟旋有賣符者買貼門  
戶云可祛除由是深山窮谷門皆貼符聞世廟時曾有  
此蓋妖人馬道士所爲馬道士者愚民所稱馬祖師者  
是也道士將謀不軌幻術惑衆其說特盛於蘇而湖州  
士民尤深崇信田藝蘅曰馬道士之術雖仕宦大夫顯

顯有名者亦受其愚云以盆水照影則貴賤迥別或有影帶貂璫幘頭紗帽紫蓋諸色種種奇怪者亦有帶平天冠如帝王像者彼卽署名簿籍預定官爵大小高下大率如所見之形羣居烏程雲霧山中乃三十六年秋也約九月十四日舉事倡亂以白巾爲記先二日有鄔彩者發其謀於主簿田本渭曰於知縣蔣弘德合謀緝捕賊首蔣鵬蔣潮越境逸去集於烏鎮雙林燒劫民舍地方被害十六日總制胡宗憲檄知府李敏德委千戶蔡懋恩率銳督兵擒之亦放火殺害無辜數百人而馬

道士終不獲搜得花名簿三五冊中多士大夫皆與胡  
公厚善者因焚其籍不治然而小民疑畏逃竄者多矣  
遺棄家產田地反爲漏名士夫所得如籍沒者然甚獲  
厚利此又可笑也使再遲數日禍變綿延有大可憂  
者白蓮教之禍可不嚴禁之耶寧波志載三十七年春  
馬道人能剪紙爲兵念咒卽能布陣夜入人家男婦睡  
時多爲所壓不能醒雖醒氣猶索索不蘇有因而死者  
書符作饑饉饑饉四字雖邊海州縣無不至後遇廣西  
人云亦被其擾也

神仙太守

華亭張太守東海

名弼

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致政

歸旣早子皆成名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為  
神仙太守而張常制十絕以答之見其無仙并跋朱子  
托名鄒訢為戲耳其詩曰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  
日夜眠却怪門前來熱客馬蹄踏破紫芝烟古今何處  
有神仙鶴駕鸞輿總浪傳莫信空同鄒道士力圭刀口  
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  
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又一長短句曰東海先生歸

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痴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多何用處況而今自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腴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集福菴

蘇城集福菴在吳尚書名所居之北施知州名之西宏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爲尚書後園尚書曰僧菴吾世鄰也不忍其毀忍作吾園耶有司復欲爲施公別業施

曰何不送原博尚書而送吾有司述尚書言施曰我獨不能爲吳先生耶故諸淫祠毀而菴獨存嘉靖初又有詔毀伍太守名時中用價承佃矣毛貞甫名都御史亦價佃之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且毛與伍新結姻婭時人追思往事因爲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

邨老曰郎仁寶七修類稿曰杭有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鄰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爲碑中斷之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記亭

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  
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竟歸之鄰坐誣罔夫仁寶  
之意以棘卿爲陰險極矣余則以爲未甚也若吾鄉  
紗帽肯容鄰有園亭乎彼直計陷之攫取之耳烏用  
碑文亦烏用告訐哉

陸遠

萬歷壬午科南畿解元陸大成有疎族叔名遠者每對  
人名呼解元曰大成舍姪恐人不知其爲解元叔耳王  
弇州先生戲之曰汝無名呼汝姪萬一汝姪亦呼汝遠



家叔當何如聞者絕倒

邨老曰此等人在在不乏吾鄉有一周姓人始與某御史往來見人輒曰我御史如何云云人遂呼爲周道長未幾御史卒則出入一給諫家見人則又曰我給諫如何云云人又稱爲周掌科恬不知怪又聞浙有劉泰者與夏少卿名往來人有問其姓字者答曰夏少卿之好友同時有沈循與錢都憲名往來人詢其名曰錢都憲是我表兄都不言已之姓名有好事者爲之詩曰沈循只說錢都憲劉泰常稱夏少卿不

知尊父爲何物令子緣何沒姓名

沈同和

萬歷丙辰會試天下舉人大學士方從哲爲總裁取中  
沈同和爲曾元第六名爲趙鳴陽俱吳江人同和字知  
樂河南太素巡撫

名季文

子也與余曾有杯酒交蓋裘馬

自矜豪橫縱恣目不識丁人也余居海上三家邨聲聞  
旣邈性又不喜談時事故至三月盡始知同和作曾元  
不覺吐舌不能收曰有是哉天下有不識字曾元乎歟  
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矣然不知斯時臺省已交

章論劾矣并及總裁與房考韓都給事

名光祐

得旨覆試

同和終日不成一字竟至曳白法司鞫問始知同和與鳴陽係兒女親賄貼同號同和文鳴陽所作然文固佳非有賄買主司情弊復得旨同和充 衛軍鳴陽運

炭人皆快同和之摘發而深惜鳴陽之廢棄終身云

邨老曰余自丙子至今五十年來目擊科場之壞曰

甚一日善哉高禮部

名桂

之言曰我朝二百餘年公道

賴有科場一事自權相作俑公道悉壞勢之所極不能亟反士子以僥倖爲能主司以文場爲市利在則

從利勢在則從勢錄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以及人之親遂至上下相同名義掃地雖明憲在前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使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畯無援者倚馬不得登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夫所謂權相者指江陵相公也而不知作俑不自江陵也江陵特甚耳高廟時學士劉三吾紀善白思蹈以物議而遭邊奔市然以多取南人耳非徇權要行媚也至景皇帝七年丙子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子瑛倫等不中直言考官劉儼忽畧之故

上命覆試以循文輔導有年特准其子明年會試天  
順元年薛瑄主會試最號嚴整然有以俚語相戲者  
所謂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問仁既已  
無顏子告祭如何有太王皆指摘題目之誤也至謂  
總兵令姪獨軒昂則指石亨從子俊後坐亨敗除名  
及以怨謗刷於市弘治十二年己未李西涯名東陽程  
篁墩名敏政主試篁墩所問策秘人罕知者其故所昵  
門生徐經居平日得窺之泄之同年唐解元寅由是  
舉答無遺寅狂士見其矜得上第爲省中所論經寅

俱充吏正德三年戊辰焦芳子黃中劉宇子仁俱以  
逆瑾黨得第瑾敗二人爲民是科院瑣後瑾以片紙  
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主司不敢拒唯唯而已瑾曰  
先生輩恐奪賢者路耶卽廣科額五十人皆上第辛  
未新都相公名廷和子楊慎狀元及第嘉靖二十三年  
甲辰少傅鑾二子汝儉汝孝俱登第有崔奇勲者汝  
儉等師焦清汝儉嫻也俱得同中爲省中所參上下  
其章令部院從公參看鑾具疏自理上怒曰二子縱  
有軼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肆其嚴究分別

情罪輕重及獄上上以跡弊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制遂勅鑒儉孝奇勲清俱爲民副總裁江汝璧及前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雖阿取輔臣之子實非賄故俱杖六十革職閑住不敘辛酉吳情主應天試情無錫人邑之預薦者十有一人自是南人不主南試著爲令萬歷元年癸酉少師張居正子嗣文中湖廣式萬歷四年丙子大學士張居正次子嗣修中順天式次輔呂調陽子興周中廣西式三輔張四維子嘉徵中山西式楊大司馬成子大潤中應天式明年丁

丑會試嗣修與周復中式等廷試嗣修榜眼及第是  
歲讀卷官初擬宋希堯第一而嗣修在二甲第二上  
拆卷得之特擢嗣修榜眼且謂居正曰朕無以報先  
生功當看先生子孫後始知慈壽及瑞保意也七年  
己卯首輔居正子懋修中湖廣式明年庚辰懋修與  
其兄敬修次輔四維子嘉徵復俱中式敬修卽嗣廷  
文更名  
試賜懋修狀元蕭良有榜眼王廷謨探花及第懋修  
有兄敬修良有有弟良譽廷謨有弟廷諭同榜進士  
或曰首輔戲之也十年壬午新首輔少師四維子甲



徵中山西式第二太宰王國光子 亦中山西式

次輔太子太保申時行子用懋中順天式第六名次  
子用嘉中浙江式時外議籍籍謂楚解元必居正子  
會居正卒不果而復中少宰王篆子之衡南京亦中  
篆子之鼎居正所幸也或曰居正婿也鼎習禮一時  
同號禮記八人得中者六吾邑一人與焉於是南省  
疏論居正前私其子嗣修懋修敬修登第而併及篆  
二子又論及監試主考等官有旨以居正篆權奸俱  
勒爲民而不究試事相傳懋修中狀元時傳臚之曰

江陵自閤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  
開函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  
野鳥爲鸞欺君特甚蓋全用刺秦檜語及是科江陵  
卒有人作詩曰狀元榜眼盡歸張豈是文星照楚鄉  
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甲申御史丁此  
呂追論高啟愚主應天己卯鄉試題舜亦以命禹爲  
阿附故太師張居正有勸進受禪之意爲大不敬得  
旨免究矣吏部叅論此呂謫外遂奪啟愚官削籍還  
里并收其三代誥命監塲御史林應訓張一鯤以其

爲王篆子道地貼號亦勒爲民乙酉吏部尙書楊魏  
子 中山東式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子濬初中山  
西解元十六年戊子大學士王錫爵子衡中順天解  
元五魁皆出大學而第二人張文柱第三人董其昌  
第四人鄭國望皆一時同會名士國望豪止五篇李  
鴻論語中有一因字屠大壯以創作瓶以闢作壁又  
茅一桂等共六人俱爲禮部郎中高桂所叅并及王  
衡謂衡係輔臣子素號多才豈不能致身青雲之上  
而人之疑信且半也乞將此七人一同覆試大學士

中亦懇請及覆上俱准會試李鴻申元輔壻吳人呼  
爲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囡字被論又稱爲李阿  
囡蓋吳人呼女爲囡也然實囡字之誤耳二十九年  
辛丑二月初九初場畢次日軍士入掃號房於某號  
地上拾得卷子十三枚俱已踐汙俱係蘇州卷嚴訊  
之乃舉人王綱賄囑收卷胥役令其遇蘇卷輒入  
號房以資採用出場時忙促失於帶出以致遺棄在  
地鞠實枷示斥爲民人猶以爲罰不蔽罪綱雲南人  
久居南京三十七年己酉趙主試中韓敬

第八名先是

試應屬湯賓尹賓尹恐妨次年會

場乃讓趙趙德其讓湯以敬爲囑趙遂徇之三十八  
年庚戌韓敬中會元是年湯果入場而敬卷則分別  
房湯搜得之亟嘆賞以爲佳絕然已有直處乃特詣  
主司以爲必當會元主司謂卷亦可中湯乃大言曰  
此卷非韓敬不能辨敬爲江南第一才子寧不中不  
可不元以彼其才卽百賓尹無當也主司尙猶豫湯  
遂以去就死生爭之竟躋爲元及榜出土論譁然乃  
益爲之道地而散居然狀元矣聞之傳言湯與宣城

梅氏評訟時敬出二千金爲之解紛得寢其事湯感之切誓以元相報云

邨老又曰科場之弊人皆以內簾甚於外簾不知內簾之弊在上外簾之弊在下在上者不過字眼賣文兩端弊尙有限在下者收卷謄錄彌封對讀諸處隳改竄及傳遞等弊有不可窮詰如所謂活切頭蜂採蜜蛇脫殼仙人睜目等名所謂活切頭者以甲卷之面移作乙卷移花接木是也所謂蜂採蜜者預選一文理精通之人充作謄錄生未入場前先將黑墨

並偷印卷子暗埋謄錄房中地上候某甲卷到則集  
衆美以謄入仍用黑筆寫一墨卷而原卷則付之火  
所謂蛇脫殼者不甚知其法大意欲多納一卷至於  
仙人睜目則名可得而聞法不可得而知矣然味其  
語意必是無跡可尋者耳嗚呼弊竇若此守株待兔  
者其可幾乎

書癸卯事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 月 日府試童生郡守周公  
一梧山西襄邑人也其爲人剛狠多慾郡人呼爲周慾

剛言申根以慾故不剛而周則慾且剛也是日吾常與  
太倉同試兩學諸生護送子弟肩摩趾錯填塞街巷周  
部署無法門旣啟一擁而入譁聲鼎沸周令唱名序進  
則前列者或尙未入而在門以內者或非唱所及也譁  
益振周始取干擻卒扶之不止又令五百呵止亂筆之  
又不止乃屬吾邑令君譚公名昌執一生以示威適一  
生方巾在側揮扇談笑執去乃孫汝炬也榜之十譁少  
定乃散卷出題門亦掩矣汝炬旣被榜自念不直在已  
亦嘿嘿退去矣而有霸儒邵濂者向以私事干譚公惡



其執法欲乘此釋恨乃大呼於門曰縣令殺秀才諸君  
未可退也一呼而集者幾百人濂乃取一紙大書揭院  
門及諸通衢曰青衿被殺通學共憤願從諸同袍擊殺  
青衿者由是府三學諸君紛紛後先蟻集幾數百矣始  
而擊門門者入白周曰是必告考者聽之當自退未幾  
抉門入鼓譟登堂周尙指揮五百捍之印吏前白曰盍  
少避人衆鋒不可犯周始起入後堂羣少年尾而拳毆  
之賴印吏背掖不甚傷止斷其腰帶絕其兩裾院址故  
倚城則又從城上拋擲輒鏢亂下如雨周匿跡濶中始

得免夜半乘昏微服歸衙是役也濂意在譚公而譚公  
平日則人人所愛而敬者故得不犯而快心於周亦以  
其平日慾剛之故云事聞停勒一科并逮訊孫汝炬朱  
曾唯等數生而霸儒濂故無恙

邨老曰濂此舉不過挾衆以快其私耳然釀禍甚鉅  
甚慘亦甚久周守去位不足惜以譚公之仁慈愷惻  
眞萬民父母近代所希觀者亦竟以劣調去闔邑衿  
紳靡不惜之至於就逮諸君輕者配重者遣貧而無  
給者不勝捶撻者往往庾死請室歷數年而不解鳴

呼果何罪而令至此耶

邨老又曰自古官人曷嘗以世故斥哉伊陟之入相也以象賢也丁公之掌兵也以世美也我朝設科以來豈無公卿之子以才見收者乎然而乳臭紈袴之夫門襲高華勢多憑倚遂不復知素王何人毛錐何物是故爲瑛倫儉孝敬懋者多而爲愼若衡者不二見也卽費文憲子懋賢謝文正子丕陳少傅子于陞亦並不挂物議自舒鰲何洛文中江陵之子而輔臣遂成故事嗚呼均屋之士白首呶唔不得一第而

乳臭紈綺之夫咄嗟而冠仄注據要津揚揚意得朱其輪華其轂日馳擊於長安邸第中恬不爲怪詎非科目之羞纓弁之玷乎哉雖然徇情縱法猶可言也常見山東已卯以敬大臣命題已爲士林所唾罵而南場題則舜命禹矣此何意哉信乎吮癰舐痔卽弑父與君之人也

邨老又曰聞周守被窘時親見攘臂一生鬚而長大白晢并編其狐裘香爐錦茵而出故當時追捕之令首及鬚鬚長大白皙人有一生如其貌逮死獄中而

竊物生以割贖賂學訓得免余戲謂友人曰昔有一  
郡牧欲得人須作筆耨者至墀戶不敢履街中間有  
出者必以拳謹護其額下稍解嚴已爲人竊去矣乃  
朱全忠誅宦官濫及無須人無數然則人額下應有  
須耶無須耶附此一笑